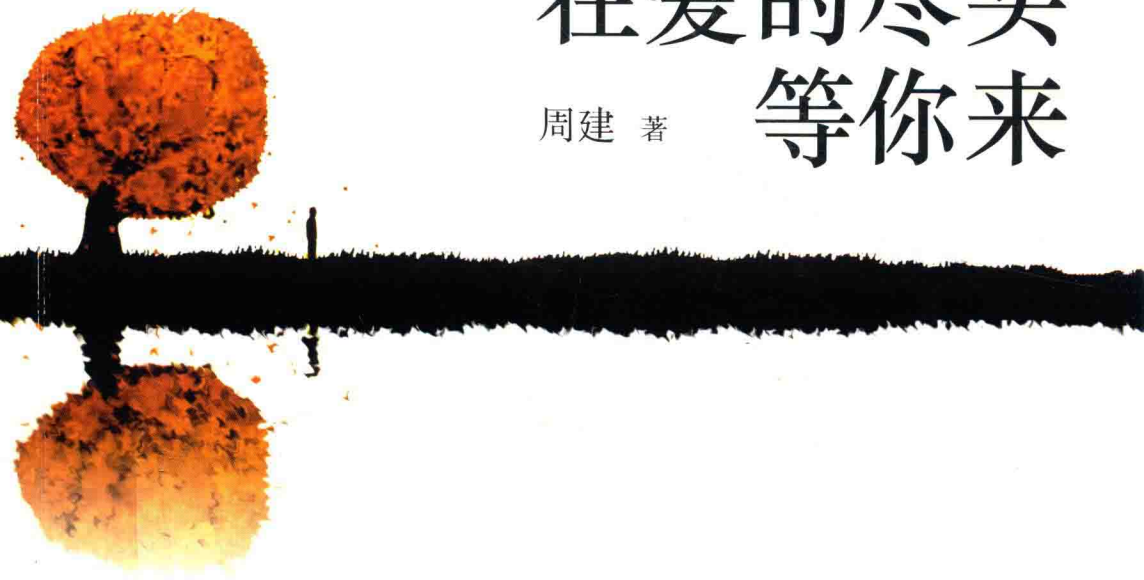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果有一天，  
你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不见，  
我会在这里虔诚等待，  
直到爱的尽头……

# 在爱的尽头 等你来

周建 著



# 在爱的尽头 等你来

周建  
著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在爱的尽头等你来 / 周建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404-7253-5

I. ①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79339号



## 在爱的尽头等你来

周建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版式设计: 流暢圖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70 mm 1/16

印张: 23

字数: 310,000

印数: 1-10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253-5

定价: 3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, 0731-85983028

# 目录

## 第一章

- 001 初遇
- 018 秘密
- 033 爱情的勇气
- 048 疼痛

## 第二章

- 064 初恋来袭
- 086 幸福的陷阱
- 109 高跟鞋
- 129 醉酒

## 第三章

- 145 迷茫
- 169 爱的荆棘树
- 196 去歌舞团学歌
- 215 校庆舞会
- 242 毕业旅行

## 第四章

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274 | 放单飞  |
| 291 | 我当班长 |
| 314 | 战地救护 |
| 340 | 出征   |

## 第一章

### 初遇

走过食堂前的那片菜地，看到解剖教研室那排东西走向的平房依旧漆黑一片。只有教研室西头入口处的一间办公室亮着灯，像一盏航标灯领着一个沉睡的海，在初冬的夜晚显得那般寂寞和忧郁。

“真的没人来啊。”班长颇为绝望地嘟囔了一句。不知是冷还是恐惧，她挎着我的胳膊的手又紧了紧。我没吭声，心想：都怨我们自作自受，天天去努力争先进，才落得这样的结果。因为我们很清楚目前的处境。先进班的班长、副班长，早已成为学员队领导架上弓的箭，任其把我们射进解剖室的尸体堆里。为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，人体解剖学开课，队领导就三番五次在队里做动员。可开课后，效果仍不理想。大家宁可在宿舍楼前的教室里去背人体解剖学那些生涩的理论，也不愿自由组合，去解剖室里理论联系实际。那点点自由，在恐惧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班长也没去解剖室，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不踏实，仿佛欠了别的人钱，整天担心有人追债。

晚饭前，她找到我，动员我和她一块去解剖室上自习。

“躲不掉啊，早晚得去。被人押着去，还不如主动点，咱俩带个头吧。”班长和我商量事一贯是把疑问句说成陈述句。

“七班长都没动静呢，我们是不是再等等？”我心里直打鼓。自从第

一次去解剖室见习，那些被肢解的人体零部件就塞满了我的梦。天一黑，我就害怕，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来侵袭我，过了好几天，才慢慢安静下来。所以，班长一张口，心里就想着往后撤了。

“再等等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等了。队里催过一次，再晚咱就被动了。”班长眨么着小眼睛，用参透一切的目光盯着我。

我用沉默坚持自己的态度。

“你是真害怕吧？”她嘴一咧，笑了笑。

“谁怕呀？”

“你不怕，昨天中午怎么一块牛肉也没吃？”她低声笑着，捅了我一下。

“牛肉的纹理和人的太像了，瞅着恶心呗。”

“炊事班也是，明明知道新学员刚开解剖学课的时候都犯这毛病，也不调整一下伙食。上午刚进了解剖室，中午就红烧牛肉炖土豆。你可以做个红烧带鱼？要么氽丸子汤也行啊。”班长随着我说。这是她说服别人的一贯策略——先顺着来，然后再逆转。

“你没听教导员说么，这是有意锻炼我们。”她说。

“可我怎么听副队长说，大徐这回又捞着了昵，说他一连几天都有牛肉吃。”班长神秘地看着我，爆了一个料。大徐是我们队炊事班的班长，看上去有三十多岁，人长得粗短壮实，头大脸黄，脖子还短，整个一大脑袋就端在肩上。一口大小不一的黄牙，错落有致地搭在一块，两米开外就能看到齿间的缝隙。这模样的人，在新兵连还被评为军区级的“学毛选先进分子”呢。

“他媳妇来啦？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徐家又来探亲的了。我们这些当兵在外的人，家乡来人看望，别管城市农村的，大家都很抬举给面子的。苏萍刚报到的时候，她姐夫来学校给她送蚊帐。那天食堂刚好吃包子，我们偷偷拿了十多个，让苏萍她姐夫带回家去。为这，班长把里面的衬衣都弄油了，肚皮给烫得通红。

“没来。再说，他哪有什么媳妇？”班长嫌我反应慢似的晃了晃脑袋。

“那他弄那么多牛肉干啥！送人？”我觉得这回说到点子上了，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起来，“你是说大徐贪污咱们学员的牛肉送人吗？”

班长停顿了一下，显然我说得更离谱了。

“他只是把剩下的回个锅，留着自己吃而已。”班长一字一句地像在纠正小学生识字。

我没再吭声，心想：大徐吃多少和我有啥关系。他就是拿着队里的牛肉送人，有队长、教导员、副队长、副教导员管着他呢。我可不想像七班长那样，动不动就提意见，弄得大徐下不来台。队里都认可大徐的做法，就是支持他这样做。他们这些人，身经百炼，就是眼前放着坨屎也能谈笑风生地把碗里的饭吃光。我见过大徐和教导员开过这样的玩笑。那天我去灶上刷锅，看到教导员端了碗炸酱面蹲在葡萄架下正准备开吃。大徐端着饭碗走到教导员面前停下，装着很好奇地瞅了瞅她的碗，惊叫道：“哎哟，你碗里这是什么？怎么像些屎啊似的。”

教导员起身踢了大徐一脚，大徐躲开了。又要进攻时，见我走过来便收敛了，佯装生气地用筷子敲了敲碗说：“这个大徐！”我装着没看见赶紧退回厨房，心想：大徐和教导员关系一定挺好，否则怎么敢和她开这种玩笑啊。

“听我的没错，就这么定了。”班长说罢推着我进了食堂。

食堂里油腻腻饭菜的香味儿，很容易让人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。有五花肉炒蒜苗，我最喜欢吃的菜。班长为了讨好我，让我和她同去，给我夹了好几筷子五花肉，很有一家之长要分派谁去干什么苦差事，事先犒劳一下的意思。我呢，也心甘情愿地当了俘虏。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兵来说，在清汤寡水的大锅灶上难得遇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就连家住市里每个月都能回家的苏萍，都能接受班长啃过肉皮和脂肪的肘子骨头，而答应班长当队里的教歌员。我吃了这么多五花肉算是占便宜了。丫头们气归气，也不说什么，都清楚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过，班长挺

特别。不知道是不是当班长的缘故，还是她骨子里先天就能抵挡诱惑。每回为达到目的献出自己的那份时，她总能像面对肉骨头，也能岿然不动的老狗那般神情若定。

路上很黑，没有路灯，连只游荡觅食的猫都没有。解剖室斜对面是学员五队的一排宿舍和一排室外有棚顶的水房。现在五队的学员都在下面医院实习，那边的黑暗就将四周渲染得更加浓重，好像有个陷阱专等我们掉进去。接近五队侧面的小门时，空气中有了福尔马林药水浸泡尸体后特有的气味。那味儿虽还稀薄，却有如一把把刀锋在划着我们的神经。我紧紧攥着班长挎着我胳膊的那只手，这回不用她说，我也知道我俩都在发抖。

“早知道把苏萍、小满叫上就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她们也得愿意来啊。你看刚才，我刚把大白褂拿出来，这个要上厕所，那个要洗衣服的，还跟你来呢？”班长说着，用力握了下我的手，像是安慰我似的，说，“咱这是骨干先行。骨干和群众总不能一样啊。”

我心想：有啥不一样？不就是想讨队里表扬嘛。有时候班长做事流露出来的动机一目了然，傻瓜都能看明白。不过，表扬谁不喜欢？可黑咕隆咚跑到尸体堆里上自习，也太吓人吧。

“刘楠，你将来真想干医吗？”

我仍用沉默来对付她，我要让她知道这回我可是上了她的大当啦。她好像没觉得我的变化，嘴里仍喋喋不休地说着。我突然想到她这是害怕了。

班长一害怕话就多，这个秘密还是苏萍发现的呢。那是报到后队里第一次搞活动，组织国庆节文艺晚会。我们班排练了小合唱。虽说小合唱不新鲜，可我们唱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日本电视连续剧《排球女将》的插曲。起先，苏萍说唱一首大家都没听过的英国歌《夏日里最后的玫瑰》。班长让苏萍先唱一遍听听，可唱到半道，班长让停了：“这可不如《排球女将》听着振奋人心，太软了。就《排球女将》吧。”苏萍不甘，班长非

弄了日文让我们唱说：“艺术就是要引人注目。”

我和班长先天不足，主动站到最后一排。我嗓门低，到了高音上不去，班长嗓门高，可没一句能唱在调儿上，显然我俩都不能离话筒太近。轮到我们上场时，录音机总卡带，副队长就去宿舍拿他自己的录音机，我们被晾在台上。班长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手，嘴里还振振有词：“刘楠，第三句开头怎么唱来着？我忘了。”我看着台下全队的观众，脑子里迅速往第三句开头那儿转，因为是比着葫芦画瓢唱的，我就得从第一句往后顺：“猫恩里尼那啊代，奥尼代酷鲁，酷鲁细腻呀……”我才要告诉她是“酷鲁细腻呀”，她却说：“没事，到时候光张嘴不出声就行了。”

接着她又担心副队长的录音机也卡带怎么办。这回我接受教训了，没理她，我总觉得下面的人都盯着我们看。那次演出队里请了校政治部的领导，队里多想给校领导留下好印象啊。我们想当先进，队里也想当先进队啊。我悄悄拉拉我左边的苏萍。苏萍竟然在众目睽睽下，非常大方地转过脸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没事，她只是害怕。”事后，我怎么琢磨都觉得苏萍说得有道理。可她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班长看上去挺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啊，平时都敢和教导员、队长搭肩勾背的，这样的人也有害怕的时候？

“刘楠，五队啥时候回来啊？我听说今年实习时间比往年短了，说是以后实习时间都改成三个月。不过我觉得还是长点好，可以在下面多玩会儿，总比刚毕业就分到单位正儿八经上班强。”她又碰了碰我的胳膊。

“现在连解剖室都不敢进，还说实习呢？”我盯着解剖教研室越来越近的门口，心里紧作一团。她却仍叨唠个不停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将来工作赶上值班，尤其夜班，遇到死人，还不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，往停尸房送啊。我听我们那儿老护士讲，她值夜班的时候，死过一个老头。往停尸房送的时候，外面正电闪雷鸣下大雨。走到半道，老头突然坐起来了，吓得老护士当场倒在地上。醒来后，已经躺在科里，问这是怎么了，医生就把事情经过告诉她。原来是电线落在

老头身上了，要是落在她身上，那天晚上她就和老头一起进停尸房了。看吧，哪那么多鬼，都是自己吓自己闹的。”班长说着松开紧挎着我的胳膊，直挺挺地站在解剖室的大门前。大门旁边的墙上挂着解剖教研室的牌子。班长像上战场前要对亲人告白一样，凝望了一会儿，然后猛一转身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教研室的门是弹簧的，可能弹簧绷得太紧了，我人还没完全跟进去，就被回返的门板给推了进去。陷入绝境的恐怖油然而生，浓重的福尔马林药水味儿像饿了多年的吸血鬼一样朝我扑来。走廊里亮着灯的那间办公室并没人出来，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。突然，走在前面的班长停下来。我知道她一定是走到走廊中间部位——那个向两边扩出去建成的标本室。此时，她站在入口处，刚好对着那些大小的人体标本瓶。有的瓶子盛的是脑袋，有的是大腿的一个横切面，有的是一条完整的胳膊。胳膊一侧的皮肤被除掉，露出里面上过色的血管、神经。蓝色的静脉和红色的动脉缠绕在肢体上，很不受看。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大瓶子，里面盛着一个十三四岁男孩的半个身子。为了便于安放，底部是从男孩的大腿根儿锯掉的。男孩眼睛微睁着，鼻子抵在瓶壁上有点扁。男孩的头发漂浮在药水中，像一团乌黑的海藻。那个瓶子的位置比其他瓶子的位置都要高，看上去就像他在俯身注视着你。刚进门走廊的两边是办公区，走过中间部位的展览间，东边走廊的两边就是解剖室实验室和自习室。要到东边区域，必须从展台两侧的环形回廊穿过去，好像最初设计成这样，就是要让大家详细看看教研室这些年制作的标本成果。那上面还摆了从教学医院弄来的婴儿、胎儿标本，靠在贴着墙壁的展柜上。正常发育的胎儿只有一个，摆在入口处对面东墙架子的最上层。其他的都是畸形胎。恐惧会让一个人的记忆力超常发挥。我第一次来这儿见习，就记住了这些标本的摆放位置。

我们83届护士队据说是学校最后一批高干子女队，但是没有谁是被娇生惯养的。我们这批学员中，大的十八岁，小的十六岁。父亲都是战

争年代扛枪打仗的老革命，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。做子女的呢，也唯恐干得不好丢父辈人的脸。这样的一帮子女聚在一起，争强好胜就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和死人打交道，远比苦、脏、累要特殊得多。

我们队来解剖室见习，是教研室范铁进教员给讲解的。他是放射队的任课教员——一个中等身材，长着一脸络腮胡，鼻子两侧有两道通向嘴角深纹的中年男人。他两只眼睛卧在浓眉深处，像躲藏在树后，时刻盯紧猎物，有经验的猎手。他的脸刮得很干净，露出底层铁青的胡根。他从我们进来就没露过笑脸。所以，再怕也别指望他会动一丝怜悯心肠。苏萍就说：“什么范铁进呀，还不如叫‘范二铁’更贴切。”

“干吗非得是‘二’铁啊？”班长低声问道。她对组员偶尔发泄的不满，从不在意，甚至还有鼓励之嫌。

“‘二’在我们这儿有‘傻’的意思。”苏萍用唇形表达给她。

大家都寸步不离地跟着“范二铁”，鸭子划水暗使劲儿地往人堆儿里扎，唯恐被挤到外圈，与那些标本瓶靠得太近。我光顾着看她俩了，一不留神就被挤到最外面。那些瓶子几乎贴在我背上。尽管我努力掩饰着恐慌，思路还是很快被乱七八糟的想法打乱了。“范二铁”见大家的眼睛并不往他介绍的标本上看，而是紧紧盯着他的脸，就觉出不对劲。他伸手把前面的学员往后一推，大声说：“后面的学员到前面来！”他的声音在沉寂的展室中显得很突兀，吓得一个年龄小的学员尖叫起来。

“哎哟，就这点胆，还想干医！”“范二铁”为自己吓得学生尖叫有些不好意思，铁青的脸浮现出一点笑意，普通话里也多了些高密方言的腔调。

“走，到前面去。”苏萍拉了我一下。

到了“范二铁”跟前，顿时觉得空气都不一样了。这回，我不敢再躲闪，硬着头皮在“范二铁”的指导下，一一记住瓶子里那些让教员们引以为傲的东西。也记住苏萍像弹跳蚤一样，拨开后面学员因为紧张而不停抓搔她后背的手。

“刘楠。”走在前面的班长突然唤了我一声。

“我在呢。”

可她还是回头确认了一下。我赶紧跟了几步，站在她身后。那间亮灯的办公室一直没人出来，好像我俩是常来常往的亲戚，无需兴师动众。班长在摸墙上的开关，寂静中我能听到她手摸在墙壁上的声响。日光灯在黑暗中突然爆出惨白的灯光，有些刺眼。

班长走到实验室门前，才停下来：“刘楠，快点啊？”

“灯怎么办，关吗？”我站在开关前，犹豫着是不是关上它。勤俭节约对我们那代人来说，已是渗透骨血的道德标准了。我们没有理由让空房子大亮着灯。

“关你个头啊！后面有人来呢？”班长不愧是班长，她找到让我留着灯的理由。我嘴上称是，心里却想万一有什么事儿，逃跑的时候不至于撞到那些标本瓶上。从展览室到尸体解剖间的房门还有七八米的距离，中间有两个门。有展室的灯光映着，东面走廊里不怎么黑。可推开解剖室的房门，里面又是一片黑暗。

尸体解剖间门前地上的两块木板是松动的，木板下面是福尔马林药水池，用来泡那些刚处理完的尸体。用“范二铁”的话说是还没有腌好的“菜”。这也是室内气味特别浓，又特别阴冷潮湿的原因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小心地避开那两块盖着尸体池的活动木板，伸手往墙上摸了摸，啥也没有。我想象着开关的位置应该就在我摸的地方，可那儿除了冰冷湿滑的墙面什么也没有。阴寒的湿气，像池子里的魂魄，顺着我的指尖直往我身体里钻，我本能地叫了一声，一下子抱住班长。她被我猛地一抱，也条件反射地反手抱住我，不停地拿脑袋撞我的头。

亮灯的办公室仍没有动静，也没人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她小声说：“开关在那头啊。”我当然知道她说的那头是哪里，如果开关真的在里面那个门的旁边，我就得从屋内两具尸体旁边绕过去。可这段距离对我来说是多么艰难啊！这时班长已经松开我。我清楚她这个动作是让我往前冲。在她面前，身为副班长，我没有退路，我得听她指挥。我站在原地

想了一会儿，悄声对她道：“你别跑啊，就在这儿。”我指着门内那块活动的木地板。自从进了这里头，我们的声音好像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控制了，做贼似的小声小调。

“好。”这回她倒是干脆，身体也往屋里挪了挪，以示自己守信。我顺着那侧的墙壁，开始往里移动。就在我摸到开关，准备回过头告诉她的那一瞬，我看到她的半个身子早已斜到门外，做出时刻逃跑的样子了。我“啪”地拍了下开关，以示我的不满。日光灯却不配合，忽暗忽明跳了几下，才大亮起来。在日光灯忽闪的间歇，我一直盯着她。或许她知道理亏，门外那只脚又自觉地撤到屋内我指定的位置。

“刘楠，刘楠，你没事吧？我还以为灯被他们（尸体）控制了呢？”她赶紧打破僵局，伸手招呼我过去。我这才看到我这侧床的那个男尸，不知什么时候往下面移动了，左边的脚离我不到半米远。我像被鬼咬了一样扑向班长。这回她勇敢接住了我，没有后退半步，我的心情又回到她背叛我之前的感觉了。

“刘楠……”班长才要说什么，我赶紧堵住她的嘴。

“别叫我！”

她掐了我一下：“不叫你叫谁？”

有人说勇敢都是在恐惧中渐渐麻木后才练成的，可我此刻敏感的像惊弓之鸟，离麻木还有十万八千里，心里满是恐惧。我俩夹着教材，紧紧相依地围着那两具尸体转了好几圈，也不敢上前近距离查看那两具解剖得露出脏器、血管神经的尸体。更不敢像张教员说的那样把手伸进去触摸各个器官。我俩离得远远的，围着床一遍遍地转着，说着些与解剖学无关紧要的话。

“你看，那是肺，那个部位应该是膈肌的位置，膈肌痉挛就会打嗝不止。”我煞有介事地对班长解释。

“用吓的可以止住。”她立即回答，接着又像个爱思考的学生那样提出疑问，“你说为啥吓能吓住打嗝呢？”

“可能是心理强迫作用吧。”我胡诌道。

“刘楠，你看这个人的肺那么黑，肯定是个烟鬼。”

我推了她一下，提醒道：“告诉你别叫我名字，别叫我名字的！你故意的吧？你这——”我差点把“猪”字骂出来。“你忘苏萍说的，守着死人别说生者的名字啦？！”

“你听她胡咧咧！她在医院才干了几天啊。”班长不以为然地拍了拍我的背，说，“别怕，有我呢。”

“反正你别再叫了，万一让他们记住呢？”我不依不饶地看着她。

“让他们记住我行了吧？”她大度地拍了拍胸膛，继而又趴我耳边，小声安慰我，“没事。咱俩头挨头睡，没准他们还搞不清楚谁是谁呢。”

我推了她一下，可心里害怕，又赶紧挎住她的胳膊。黑肺男尸邻床的那具尸体是从中间剖开的。左侧胸肋被折到一边，露出里面灰白色的肺。张教员说健康的人死了以后，肺就是这个颜色。张教员说“范二铁”为了警示放射队男生少抽烟，只让他们看那个黑肺尸体标本。“看啥也不顶用！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总认为吸烟才像个真正的爷儿们。”班长说着重新挽紧我的胳膊，看着那个灰肺男人的尸体。我们站在那儿待了一会儿，谁也没有进一步拓展的意思。至于肺叶挡着的心脏，腹腔内的肝脏、肾脏、脾啥的，谁也不想去翻开来看个究竟。

“你说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？”我晃了一下胳膊问道。我突然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题，希望她能被我问住。

她愣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肺？”想了想，又道：“不对，是肠子？”

“是皮肤。”我说。这回轮到我得意了。

“记住，没准这是道选择题。”我看了她一眼。

她怔了一下，说：“刘楠你真行，没准真被你说中呢，我得记住。我怎么一下就没想起来呢？”

说完，又是沉默。屋子一静下来，那股难闻的味道就越发冲鼻子，就愈发容易胡思乱想。我俩似乎都觉察到这个问题，就又朝黑肺的尸体

走过去。黑肺尸体是被枪毙的，有一米八左右，肌肉也很发达，活着的时候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他的胳膊和大腿都很粗壮，手大脚也大，只是大半个脑袋没有了，只有小半个碗口的颅底露在外面。他身上还有一个器官比那个灰肺男人要粗壮些，但是我俩好像有意忽略了。

我所说的那个器官就是黑肺男人的生殖器。有人说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子，整天想的都是腿以下的事儿。我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女孩是怎样的，反正自从看过男尸的那物件，我再见到跟前的活男人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堆东西。军体课上男教员摸爬滚打教我们动作，也会让我浮想联翩，心想夹在那儿碍不碍事呢？一定不会好受。所以，那天我俩进了尸体室后，最为关注的东西，我想还是它。

一个小时过去后，仍没人来。虽说高度紧张，但我俩并不觉得有多累。可是我们脚上因为爱美而领的小号鞋，这会儿却钻心般疼。“今晚上看样子就咱俩啦。”班长说罢，走到东墙角，把那儿放着的一张桌子拖到南边的空地上，靠着它坐下来。我没敢坐，心想地板下面就是尸体池，一伸胳膊就能抓到上面的人。班长像是看透我的心思，拍了拍她跟前的地板：“这儿下面肯定没有。”我仍站在原地。

“你总不能站一晚上吧？快点，咱坐一会儿就回去。”她又劝我。

我往她跟前靠了靠，可她突然又爬了起来。我以为她害怕了，才想开溜，她叫住我。说坐在那儿还能看到他（尸体）耷拉下来的胳膊，让我帮她把桌子再往南边抬一抬。我们把桌子抬到离南墙根儿不足一米的地方，她便拉着我钻进桌子与南墙之间的缝隙里，盘腿坐下。

“这样外面进来的人看不到我们，我们也看不到那两个讨厌的东西。”她心满意足地说。

和她窝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有点别扭，她却大大咧咧地晃着身子，喃喃地说：“敢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她们。”

“你不是说骨干先行么，还收拾她们干啥？别的班一个都还没来呢。”我对自己的表现早已十分地肯定。

她想了想：“也是啊。不管怎么说咱班还来了咱俩呢。”

或许我老想着地板下面有尸体，总觉得屁股越来越冷，像湿了一样，就提议回队里。

“再待一会儿。好不容易来了，就多待一会儿吧。反正咱们也适应了不是？”她拍了拍我的手。

“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呀？”我想知道确切的时间好有个盼头。

“九点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挺严肃。这回我明白她的意图了，九点是队里开始督促学员熄灯休息的时候，在解剖室学到那个点钟，保准第二天出操前就轰动全队了。

归队的时间定下来，我心里稍稍踏实些了。静了一会儿，她用肩膀碰了碰我：“刘楠，你说将来……”

她突然打住，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过头看看我。这回我用力在她手上打了一下，对她犯规表示抗议。她嘿嘿笑了几声，讨好地搂紧我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习惯了，往后再也不叫了。你说，将来想干什么？”

“咱学的就是这个，将来还能干什么啊？”

“我是说，”她立起身子，“我是说……”

“说啥？”我转向她。她那双小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有点诡异。

“你听说过导尿吗？”她悄声问。目光像探照灯一样，在我脸上扫来扫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干我们这行当然要学导尿啦，你不想学吗？”

她叹了口气，好像嫌我反应太慢，没理解她的意思：“我是说你知道导尿前要准备什么吗？”

这回我给问住了。还没学到临床课，我当然不知道导尿前要做哪些准备了。只是她学习成绩比我差那么多，都知道要准备什么，我心里有一丝不快。那一刻，我还琢磨莫非她提前咨询过，可接下来，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。

“导尿前要刮毛。”她说完停了一下，像要看我的反应。我说刮就刮呗。